

記碑傳墓誌銘墓表

行狀祭文雜著

徐文長集

卷二十四之三十一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為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 廷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為

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 詔曰可

君至則一省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

出已鏹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馬操其羸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旣又節縮已奉度可構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割羊豕吹饒歌樂用以侑神已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予世受國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病癢宜無所不至豈憑恃劑療遂廢禱于神祇予應之曰郅都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獨侮嫚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倒屣虛左是真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
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弓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顧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
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
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
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竝稱土城
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
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
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遶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

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願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晉書函三館記曰：辭達而爽，而後文之曰：生以爲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興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竒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闖其門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闖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九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乃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參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通人耶。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入遊五泄記 至古峭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往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霽遂窮五泄下題名鐫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
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
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
響缺紫閬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
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鰲口洞故有外屏
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鰲口返又明日黎飯復行
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巉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
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竒於陰五泄竒於陽而七十
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竒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輓電
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
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
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倍於陳余
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嶺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
之

閘記代

周匝通顯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闡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秣久而剝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知而往視之得所以自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竝發巨石凹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舊甃匝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嚙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銅之其於舊甃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苦潦甚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役則民日子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麇裘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
然矣。閘潦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
漁邇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
順逆關廢興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
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畝害
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靳與私則然其涸也則外
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
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
今閘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
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室泄於甃一也。靳而
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纖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
南王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
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
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明田旣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
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
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
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
逮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衡而廣損從者三之
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
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
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
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
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
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開之以瀦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
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
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
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曰侯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矣盍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葬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葬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斁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當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豈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斁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家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巉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爲其官其分而理之者爲其色人其出納而監之者爲生其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成予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胷而發揮於事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壤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其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陰某記

修郡衢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縮錯而道於他府號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如織雷轢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咸以爲比歲方饑卽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陋觀而病履也而民之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閣之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閣之大老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厥履新厥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全踟躕掩映大有風容

半空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當嘉靖某年間賈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歿葬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吳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吳

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

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

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楯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摹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

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恠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令荀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自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其人半禪庵記。此等叅微真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辟如海水。結諸業習。辟如海冰。當其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園。栽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鷺鷥。學生一頭。東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妄為作是記。儻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為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其宗朝為大理評事，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鎌鎌父某，尚宋福邸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戚畹，鎌始圖遷避之。不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雞悅館。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聲相近也。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上，欲請更不敢。貴義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鎌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名本，以對策中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佐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漉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曰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
不墮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
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鎌至德玉治主以升又置
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明
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
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某以詞曰予將劊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
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
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渭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穉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

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兩以戚故，日中而彗，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虔。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始陟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是不在我，福由祖胚，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則自公始，旣卜四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曰知，檐角暈飛，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編文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其人固事不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似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

少賦之賦或與觀學左並字思

采烈婦姚氏記

代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嚼

蠟每誦此公文真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二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縉父故權吏死而家益貧縉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裙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問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旣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曰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閑暢足稱大篇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其官某
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
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
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
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
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
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
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
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
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
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
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欵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其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疊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懼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中賣文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進。公賞之。日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為秀才廬。渭謝侈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為？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徽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督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今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事。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伊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眇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典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籍。儼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道。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伊昔孝娥。垂筭統珥。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儼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啓宇崇功。娥江之沚。祠木相望。照映江水。

徐相公碑

事與鬼謀文疑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腋之得白雞。

以鬪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改行讀書，歸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王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頂聖人。明人爭奉之。天順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鬪雞場所。至弘治初，乃有沈潤王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陸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始刪定建寧記，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主又安能扶二男子於鬼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神之得爲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獨鬪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鬪雞而出於卵，腋卵腋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後文長文集 卷三十五 三
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園場中絕竒
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動天而宰幽者端平成淳終
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宜典籍之不備也今
獄旣祠神卽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卽識又不宜以無
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卵而腋且拾者以存信爲作
歌曰卵兮伏兮雌所臈兮拾且腋兮倮代羽以翼兮
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幅幅兮戰靡比兮舍博而徒
掌索纏兮生俠而雄歿而不可測兮遶園者棘兮彼
稷稷兮儔善而寬儔慝而極兮

季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蚤聞新建致良知之旨旣浸溢懼後之學者日
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救著書數百萬言大都
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
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孳孳問學
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
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
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
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禪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罷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舍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萑苻之盡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况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壯年養猶未粹之時乎當長沙之覲善當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薦已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會寧藩變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檄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縮長令城守再三拒院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謫則以慈壽太后及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足稱賢矣乃不得與槩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慎勿隨世俗爲鄉賢舉與聞者咸志之常怏怏。一日越中薦紳暨家大人以先生卽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嚮應郁穎上言遂撤已所居旁舍四楹徙置禹跡寺西林實先生舊著書所以祠先生陳按察鵠胡通叅朝臣奔走督率益力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備潔牲卜吉治主以升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某職史也宜書某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歿歿而嘗追師之竊比於聶兵部事新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二昌黎乃曰鄉先生釣於某水遊於某樹某丘其可指而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苦於學其爲三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卽祀於國而亟祀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主以入鳩工者為里人王煉先生名本字明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為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為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潭兮牧長解佩組兮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卑栖髡管毫兮杵杵惟以遺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斗兮乘箕中參差兮延佇勞騁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

代商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調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入古比口逼都城時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詔下百官議眾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既至則益結豪賢為禦虜計虜蹂大同塞

臣敗績則割漢首以上侔贖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籌邊賦及諸謠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塞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爲檜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觥相賞喝值饑則又散已財粟活殍以千計將
卒割漢首公得之斃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真忠氣益功齒分宜黨黨爲計日深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 莊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廕而後公知清豐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南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
曰光祿之死事於曩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
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刀
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遶指也等於韋
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爲愛於君則爲忠愛柔而
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
用哉公三仕爲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
此至公爲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於雄藻類西京
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爲經而稍喜俠以故每事必奇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詩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鷄翔蓬蒿
鵬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於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掣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爲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遶指勁不留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鋼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垣塞祀公之再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南也對

本合龐公碑文

代

序述無一稚語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傾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王宴在里者王饋日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日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卽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空手暮金滿囊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舊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旣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庫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殖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櫃檐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旣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予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奪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爲一條鞭，是出我水火加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幾。予曰：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衆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衆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且糜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嶺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匿而狐姦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謂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鬚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睢睢。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低。叩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蹙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

以縣多姦猾。陶能摘而發之。旣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予。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王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而不急於公地更職...
 不難取赫赫而必於如自巳出音大恐然也...
 養之大夫也然學不引與不難限亦不...
 或願田業而責之...
 今也且費...
 之而...
 日...
 以...
 日...
 以...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激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
 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
 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為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
 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憚之

卒得詆徙荏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諫
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媵媵不
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相倡和
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坑聲詆嚴氏父子
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涿以西護陵寢遮虜騎

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便不報無何又上疏
直詆嚴氏十罪有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爲
布衣以戇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削木爲宋丞相檜象且莫射捶之隨事觸景爲
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懷忠主上也當
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
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
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忌之承嚴氏旨日夜奇
構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轍君飛
書益急而君在邊久嘗思結客以破虜或散金募土
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遠粟粥僧舍活
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叛構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棄君宣府市連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糜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詔逮順楷襄得免戊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閏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先帝崩遺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寃順楷坐死上感君勲爲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劍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于將缺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竒行多甚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帥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跼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

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寶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鬼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愴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國史有藉之文曰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既棄箸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舟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爲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畧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旣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橐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時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末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請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卽桀猾母一言冰解而獸伏於是府若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母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母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母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紆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彊弩發機者與然徐旣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兩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聞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

金徙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敏給而竒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敏給而竒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慎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點次清妍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塋其考時缺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書狀來請傳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苦學未弱冠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便廩食其後試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間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累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十年數竒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某亦能言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授一鄉翰林托令簡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
 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日事
 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
 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
 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瑕者食之終其身為
 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
 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鏗盈藏乃嫂叔矜耨鋤兄
 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
 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迷白皙面
 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懋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
 帖及名人畫滿篋笥數餽俎銜杯喜翩翩也即為舉
 子業然亦時為詩及好人為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
 少友人中為詩者亦徃徃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
 數過君君之辨景豈真過富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
 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敏為生員既以俠敗乃用武

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掄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參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鬪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已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蓋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把今

之名家所謂象龍刻鳳雖美不情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

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鏑師
叅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
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竒之無何果以賈
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澤其宗連
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
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顓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
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徃徃傾囊然至貴
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匱不得也晚
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顓
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輒
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度居庸馳保安
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猶睛睽睽若果
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荏平清豐時當吾
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沒頸來
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敏絕素
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恠之
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爲及繫君每
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諸子來告日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其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今風伐木
樸兮檄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萊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葬未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屬渭久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提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錄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摹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周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翩然

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詭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其家中，梅踵不旋輒走。渭所寓禹蹟寺中，與諸所好同席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眇世事，感慨百集，病且劇，猶臥寺中，渭與葉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中梅馬，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穉小，始而寄散養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中幾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渭與某稍會，歛以遺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夫人某書，某日。

枕耶席寺禹蹟，欲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翥。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蓋徙諸暨入。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臯徙清道里，臯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

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肱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
至閨闈冬煖衾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
卒請母木以殮覺母少色忤遽徹妻喪治母木廬火
翁以構忘母辰一弗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
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徃徃作嬰兒啼其於人
好解劇紛里中事行止必曰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
瞻云子曰鳳陽籍諸生以俠坐誣死孫系綬紳屬銘
予辭以繫至再輿石入遂書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徃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夫者以銘而然其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

銘太哉言宜銘痛絕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某公
諱有文雲南府廣狼衛百戶某之弟爲澂江府諸生
美丰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褚氏太君生宜人
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
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旣道病死殯
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哩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路南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麗道遇宜人任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負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戶徙太君與宜人其家楊旣富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寡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

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當始嫁宜人時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那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籍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當府君仕及解官歸卽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迨後家零落舊使侍悉散去又日夜課望涓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夜亦嚙涓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

日合府君葬焉。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
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描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
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駁辨，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
塾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
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
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渭走其鄉，謁太君時節，
旦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景物風俗，宛在渭目
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
見，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及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兄
潞去家，往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
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
生死終孤羈，且痛母太君也。故誌所履，特詳而收涕，
以銘之。銘曰：故宜人寶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
寃欲往，今奈兒在此。寃欲留，今奈母在彼。愛母與兒，
孰少孰多。寃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母。童
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
踘燒丹又喜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徃徃負之
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涓少依繼母苗
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已子時或以兄無子令
改卜先人墓地師曰是利未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
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
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
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間所更嘗
廣破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溝耳人相傳以爲笑然性
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真可托
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
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溝知縣零
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
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葬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鬼雖葬於此其魂
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蹙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兄諱潞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官滇時嘗記姓名於衛學於是。一旦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之相鼓告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忘分日與兄銜杯心注焉而兄竟以痢昇歸衛追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令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子耳乃因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糲衣麤入洞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菽爲腐或爲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討叛土官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袒絳繒給筆墨札其後稍爲古詩文而衛固少文故自撫按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焉輒忘其好或拳歐而吾宗人爲甚兄生弘治某年

月日去家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葬父旁無子始兄將去筮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小其必深爲古詩文而漸開心文文曰無或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亡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記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

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付藏者益縷以與渭父自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戒勿泄於母介君怯焉卽以投於兄與渭正言必擇而後發恐渭猜蹈所諱生時處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宗親僮僕婦女婢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一名枚娠時夢月及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始病瘵產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自後戶犬逼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頭夜網魚歸汨門忽墮水起而憐然有神馮焉聲音

言笑悉介君也。道生時事，哭泣悲見，子責無禮於其所親。某介君生嘉靖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銘曰：水寒冰結，民又飢飢，然笑謂曰：無異也。介君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慧，鬼悵然其踟躕；生而綴其珮，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鬼釋然而勿慙；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言心默而

自爲墓誌銘

悲陀語傷鬼動鬼

介君之

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濶，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覽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

儲瓶粟者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臥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愈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覓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

日至無以葬，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劒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劒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竒，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迹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爲知。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鏞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藉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翁簿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日枚繼出日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杼全嬰疾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諒統繫固允收邕可以無生生何憑畏溺而投早唾涓旣髡而刺遲憐融孔微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旣明

墓表

陳山人墓表

摹山人高姿濶視處筆餘恢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爲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
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
爲狀亦束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
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
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
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穎悟絕羣年
十餘已知好古買竒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
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
不喜握鞭韉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

得竒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久之洞其旨
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着
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竒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
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
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諧謔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
釋凌跨恢弘旣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旣已間出
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歛越曲綠章

釋梵巫史祝呪權歌菱唱伐木輓石薙辭儼逐侏儒
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闡籌稗官小說與一
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瞶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
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
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
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
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
人又喜拔窮士士或徃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
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

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頃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
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徃復箋札援酢去留目營心記
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
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
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
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旣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
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
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徃金
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嶼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小子日所紀與諸宗之年所譜者敢以干噫夫君子之於豪賢也不幸而不身當其世與其人則讀其書想見其行事至有願爲之執鞭若子長之於平仲者故特爲之傳管晏矧生而身當其世幸與其父兄共挹其波承其風後先同秉笏而進解車而退奔走夙夜於兩朝效命嬰取於戎蠻萬里之外若義不使彼獨死我獨生者又其學紳孔子而佩周公不問道遠而任重也且公嘗表我先子墓矣藉使公先吾先子則是役也儻吾先子事也雖不敏敢不竭其愚雖

然遷之傳嬰也止兩事公所宜傳者且不少不可褻以細謂國子君吾姑狀其大者以備國老采君等姑譜而藏其細者於家公諱光洵字信卿紹興之新昌人遡其始實爲周太公望其居新昌則自趙宋大理評事諱億者自青始十一傳而爲贈按察僉事存正存正生樂樂生廷圭及延安延安無子子廷圭子世良自世良公而上至延安廷圭兩公卒以公貴得贈及貤皆尚書右都御史妣皆夫人而世良公者公之父也稱偉丈夫而公特肖其稟與訓當嘉靖壬辰間

甫踰冠便成進士知崇安崇安一女子中崇其縣中
豪舞訟者欲因以覘公教其父持一紙倉卒訟崇鬼
於公公徐收其紙內袖中日且夕騫易草移城隍所
明夕崇來謂女曰何至是我姑去霜降後復來耳至
霜月公果丁章夫人憂服闋補溧陽御史行縣羹誤
墨疑之欲一切以毒法公馳往取羹立啜盡一器御
史悟爲起謝在溧三年上下以學道聞召入補御史
世皇帝南巡大學士某居守增設員以外數十百人
公奏罷之又奏河東薛瑄崇仁吳與弼新會陳獻章

三賢者不宜不在孔子廟庭十九年地震則又言九
邊中有大闕綻凡十事不宜不補馬倒死不宜獨責
廝養卒最不宜者令芻地漁入倖戚貴家宮僚儲本
不宜使非其人其人矣又不宜不重其禮貌如是者
凡十餘竝要切觸諱忌改領江西遂出嶺南直隸蘇
松常鎮四府巡按事蘇松苦水劇乏善計吏後先孔
塞亦無了息期公總醜有法水效職至今工罷輒譜
畫冊書可千百年不虞滅沒奏入 世廟嘉之賜金
綺又奏免旱租六十萬用餘皇破海寇大洋中罷覆

刷陳牘省費無算再賜金綺進奉二級代入會虜入古北口逼京師與故侯鸞爭馬市不可一日章十三上謂虜驕易與且都城何地也可使逞以歸耶今日臣有死無和有進戰無退守 上覽表爲動色公亦自掖馳歸托其母夫人姑婦間於所善欲以身死國會虜退而止改領京畿遷南京光祿寺少卿改北丁贈公憂芝產其廬起補更太僕大理二寺卿少俄復補南如故職徙尹應天諸輸府者用富民苦別索公易民以官民便之率以祠公徙卿大理會卒以柩殺

戶侍郎晉公右都御史領餉事俄改侍郎二工部自尹至工改者四竝南旣又改北工左公用餉則卒馴帖用工則商輦祠公如其尹用工於北則大橋成晉奉正二品於是癸亥間雲南事漸痺砭者鮮效舉朝則交共舉公公遂從工左遷右都御史以繡斧往蒞雲南至則首軍昆陽斬叛酋馬苴李應朝昆陽平明年春水西宣慰安國亭叛寇霑益夏李向陽方廷美再反昆陽虧遮者索反尋甸公竝後先討平之晉兵部尚書兼如故而武定府土官鳳繼祖者世毒螫鉤

連他府大小酋僚濟蠱者數十輩遠至貴川相昏因有衆數萬地方千里據城以叛數出諸蠻攻城郭殺憲臣於軍用僞王南面其衆意卑眇向者麓川然孽顧始沐氏數庄豪而兵符故專沐氏公表其繇并乞符得自調賊倚川貴爲三窟計其敗遁必從貴走川乞稍借得暫領川貴諸兵道禪帥賊果用是敗遁竟授首於川武定平悉有其地沐氏旣銜公折其權又自恚當公未表時頻却其寶賂及得賊又追論其左袒賊若庄豪激叛羽叛者諸陰事痛一剪束而公自

軍興則先子首腰鞞捧符以奉軍約無一日不寄首領於象馬間移按沐氏黨則用先子假按察長把三尺提一寸狸兎爲鷹鷂擊鳥雀以誅君惡於棘柏之廷以故望重若公者則得謗稍改工書以歸而眇微若先子則交擊以蒙逮公重則用數十薦而不起先子眇微則僅脫丁贖得復齒士林稍烏素其顛軀而已矣於是兩翁者痛旣定追灼而悸數往來鏡湖天姥間相約彼廬而此舟幸長有林泉以準換曩昔辛苦意造物未必并此奪之而竟後先捐館舍噫此

吾所以狀之日爲慟移晷三擲筆而未成也公自入仕仕靡不優而爲御史巡蘇松爲部院長治雲南勞最著自結髮爲學學靡不優而中治新建旨再後與餘姚錢刑部德洪吾鄉王兵部畿武進唐都院順之三先生相切摩最力以故悅親取友諸倫教事率謹篤如古人在雲南方盛晉賞輒辭賞乞歸得大臣體他若好捐賑爲鄉里作福田游精翰藻芳華朗映人所難然不足爲公詳也公生正德三年七月七日萬曆八年十一月八日以疾終娶趙氏封淑人以侍公

疾勞歿先公八日公葬祭例得 諭越三年撫臣爲請之乃始以某月日葬黃杜原而公初未子副某氏晚始生應鼎穉今來請狀曰國子君應岩用公廕讀書國子者從子後公者也室卽趙淑人侄應鼎聘諸生俞某女女二長適何兵書曾九萬次適陳鴻臚子世彬次許聘禮書潘公子復泰竝國子生次適禮書秦公子茂綱次許聘俞某孫佃聘何某女孫女某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八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祭文

祭北斗文

清雅流便絕無刀尺痕東皇尊何

伏惟帝君禍福續命居怙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

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竝

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

微成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日衡日杓

日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日儼如在。以皈依。最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眇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請。謝。古。外。同。香。未。嚴。真。至。以。伏。惟。大。司。命。特。掌。太。山。東。嶽。帝。君。劉。古。號。東。皇。尊。同。羣。帝。撫。長。劍。而。珥。玉。九。歌。首。重。威。靈。騎。素。雀。而。遊。凡。一。寓。便。留。下。土。是。雖。志。恠。何。必。不。言。總。領。鬼。鬼。詎。拘。陟。降。

代祭東嶽神文

代督府祭趙尚書文

序述間寫情可涕

在昔乙卯。我持按節。海氣翳空。西指吳越。公膺簡命。其往視師。我紀我監。策蹇而馳。小搏大蹂。不知其幾。凡公所至。我則偕止。爰有點雄。如竊食鼠。以出以入。視人來去。公再承御。開府江漢。繡衣方斧。軍興從事。大發淮邳。暨燕趙士。長戟短劍。控弦步騎。我當其時。濫服司馬。倚之角之。與公上下。迨於成功。舍我而北。嘉錫薦臻。以寵以祿。神武駕馭。仁義竝參。既賜以珖。遂將以環。公不少留。長逝遠引。生既有爲。死應不泯。追念夙昔。恍焉如昨。同在行間。桴鼓然諾。兩歲馳驅。

坐臥飲食。今其已矣。俱爲陳迹。

代祭陣亡吏士文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爲不食。方今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君諸靈使飲食之。其他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對。

感夢祭嫡母文

惟母在昔。以病而死。胡昨夕夢不死而病。裸坐室隅。展戶自掩。見疹其候。呼涕激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旦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死。見何爲心。

春祭先墓文

真率爲得其重。而獲其舉。古者士一失時。祭則不敢以宴。故三月無君。則皇皇

如也解者謂不仕則無田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古之人於祀死其重而難於舉若此迨後世則不然矣雖牲服不備亦無不祭者矣渭去年春以書記從督府駐師於鄞前年授經陳平湖縣中再前年往延平滯內兄官署蓋不親祀者三年論其迹於古之所謂皇皇如者實相似是雖非爲祀死者而皇皇如然亦爲養生者而皇皇如也渭罪亦可以少原焉渭去年娶於杭之某姓遽歸之不得卜三月十八日往贅之謹以祀食之餘附告

祭少保公文

憤痛特甚似不欲長言傷於賦

恨

於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代上饋文

吮膽一段趣絕

於乎痛哉。見某之上饋也。憶昨侍疾之辰。大人疾漸革。易簣須臾矣。某泣而請曰。大人忍棄兒輩何之耶。卽息尚噓噓也。寧忍無一語遺誨兒耶。大人勉啓再三。嗚嗚言曰。乃翁苦苦苦苦而已。遂瞑。某謹仰而俛思之。大人之所苦者五大。大母相。大父勞瘁喪明中道。不享。大人痛之。終身苦一也。大父力嗇不肉者六年。資才給館。教我大人學。偶數竒。莫慰大父。大人痛之。終身苦二也。大人三仕光祿。一貳東平。幸值國恩。大父贈郎於幽。大母不與。大人痛之。終身苦三也。自光

祿徙東平。八九年間。廉勤謹慎。夙夜靡遑。志在益展。驅馳用以再榮地下。而竟以疾罷。大人痛之。終身苦四也。大人課督兒輩。尺寸不踰。而兒輩未免愆違。在兒猶甚。子曰。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在志如此。沒行可知。承父如斯。事母可知。大人於此。豈特痛之終身。抑且抱恨泉壤。夫前之四苦。大人爲大人之父母而然。後之一苦。大人爲兒輩之老母而爾。夫俾父不甘於生。銜苦而死者。非子也。生不能釋父之苦。而勞其囑死。又不能追雪其苦。而背其囑。非子也。釋父之苦。期

甘於母。甘母非味。在養母之志。不則時祭我父而以
牲者三。日饌我母而以鼎者五。母且不甘。父亦終苦。
於呼痛哉。父吮膽。子吮髓。命之曰稀。女吮痰。藜父咀
藥。子咀蜜。命之曰卽。女其吮棘。父齏蕒。子齏芥。命之
曰帶。女其齏蒯。父啖茶。子啖菰。命之曰廳。女其啖麩。
父食連。子食鮮。命之曰捷。女其食已之肺肝。有渝此
盟。百神其殛。父來索。見早歸。黃土陌。管見一百蚯蚓。
鑽額日者。於靈次。當飯。午庖。鴈烝。梁和羹。清酤。大人
歆之。幸且莫告。

告丁母

與下首筆底酸苦欲霜

某結髮同母。叔子三爲學。至於四十有二年。中間母
與某母同舍者三年。而情益親。親如姊妹。若然。宜無
事。相周旋也。况病死喪葬乎。當某囚時。某母死。叔
子能出我於獄。而周旋我母之喪。今母死。叔子客我。
不能遣。叔子於客。亦庸衆人矣。而又不能周旋母之
喪。其爲庸衆人何如哉。噫。不敢道也。或亦母之所諒
也。悲哉。敢告。

告先王

卷三十一

六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於今凡八
遷中間以訟寄主於人家者凡二烏乎我考妣若諸
兄嫂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
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
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其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
尚以永寧也

哀諸尚書辭

情文經緯

閔予不肖晚猶蟲雕既不能飛乃就羅招命也不淑
進退維谷秣月蹄霜兩走上國當斯之時公謝館署

墮馬傷脛就榻而語曰此修途兼列以羸彼如不憊
子可勿來相與勞苦忘其疲楚每至必殮無退不拒
我昔未老挾管無賴翻墨成鴉迴毫作蠹體刺格乖
人所不愜公獨嗜之至奪郎箠輦素逆旅令我毫揮
酌以荷花鴟豕侑壘追聞主人任我來去公喜不拘
扶傷而祖曰此迫冬或閉風露用物以宣非方不可
石首之魚越筠之萌子如不嫌箬以備羹公劑我軀
匪藥我愆公豈棄我殆有由焉事有不常烏盡兔死
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

日千斛。涎都門之祖。方徹復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
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且弛其縻。往秋之會。
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言之宣。非我則謾。
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接味。尺麻組之。
如鶩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貴殊。以舌爲刀。豈乏其徒。
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日者相傳。
寸楮必匱。人往謁公。以我墨贄。昌歎瘡痂。愈噉愈者。
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峻誼。
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身。

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
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
破罟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骨痛語烈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
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
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
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
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旣遺人。

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
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
不得見而異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
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
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
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也

會祭高君文

韻語錯綜可誦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
之若莠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

入於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
資之取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
人已也若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懾於豪
權要久百年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
家壯激衝冠而攬鬢以听听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
而戟手茲蓋芒緒之所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
猥我諸儕感君平生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
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
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石諸賢之友朋公且將爲

秦州之心齋王子矣。寧不起魚鹽而攬道柄於海濱。今君固未之值也。而杳然以逝矣。蓋磊磊然里中之豪雋也。而亦何負於鄉評。念春雨之滴牖。恍燒燈而剪韭。儼掀顙以長嘯。阻開襟而捉肘。儕相向而失聲。悲長夜之靡晝。

祭羅母

於祭文中可謂超拔奇逸矣。

凡物之含常氣以生者。直視其物之本質而知其奇。恒耳。至於玉則望璞而別焉。金則採鑛而識焉。砂則按其牀而定焉。故至寶奇英。視其子必視其母。其在

於人。聃之產鶯子之懷異於人。此猶曰別流也。其在於吾聖哲。稷之拇契之卵異於人。惟我太君之於令子。是美玉也。良金也。芙渠之砂也。其於人也。稷也。契也。其兼二氏之教而雄長之也。聃也。鶯子也。其於母也。借言之。聃之玄鳥。鶯子之舍利。正言之。謂非契之簡狄。稷之姜嫄。不可矣。夫人莫難乎垂名。尤莫難乎天之所獨厚。而名與厚於婦人。爲尤難。太君亦可以無憾矣。莫而不免於哀者。是予輩之私情也。

祭少顛文

婉折傷痛法韓十二郎文

計子與予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於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卽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卽死當飲子於地下。儻不死而能澆子於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

以爲情耶。子方外上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一 只季先生入祠祭文 四首 俱高爽 慨以思其大

先生之於行簡節疎目似緩於其細矣。而心事之光明如青天白日。可以對鬼神而格豚魚者。則固獨立乎其大。先生之於學探本極源。旣急於其大矣。而著述之精密如蠶絲牛毛。用以明六經而酌百氏者。則又不遺乎其細。當其仕也爲砥柱於風波之中。有舉世所難言者。而獨言之。舉世所難行者。而獨行之。盡

其在我而不問其成與敗。及其處也。撤藩籬於物我之際。有讒者始或排之。而終屈於無心之公。嫉者始或忌之。而卒伏其不校之量。求諸在人而無間於內。與外。自釋褐廿年以後。不聞其問舍而求田。故其讀書也。徃徃托禪榻以卽安。當其捐館一日之前。猶見其進徒而講易。是其好學也。孜孜至易簣而匪懈。蓋一尺之牘。未足盡其平生。而數端之舉。聊以明其大槩。然則先生之存也。真尚友於古今之會。不特善蓋乎一鄉。而今先生之歿也。顧缺典於尸祝之崇。奚啻

稽遲乎十載。故某等以爲彼祀於其校。在位之事也。而况議禮者古稱爲聚訟之家。安保其無異同。祭於其社。吾黨之責也。而况評鄉者已定於蓋棺之久。共知其爲著蔡。苟見義而不爲。亦逡巡其何待。爰相與以圖祠。得舊棲於刹界。遂卜吉以躋神。儼音容之如在。蓋上以禪風教於衰微。而下以慰士民之瞻戴。

外章

時祭文

先生發明六經。折衷羣疑。仕優則學。老至不知。士類宗之。可以爲師。心事青天。曾次霽月。兒童不欺鬼神。

可格國人評之。太上立德考諸古禮曰鄉先生可祭於社。其在斯人時惟仲春秋牲酒既戒薦以告虔永迪後輩

縣祭文

有鬻珉珠魚目於賈胡者鬻而積之而已矣無庸於睨而拭之也。曰和璧隋珠不十睨之十拭之則未始鬻之而積之也。然則稱人之賢輒信之而不疑之者珉珠魚目之類也。必疑之而後信者和璧隋珠之類也。珉珠魚目不睨而拭之不必寶也和璧隋珠十睨

而十拭之蓋將以寶之故如此其至也。然則不疑而卽信者其人之未必見重於人猶是也。疑而後信者其人之見重於人亦猶是也。某等於先生之賢始疑而終信之大略類此。故謂之於祠也。雖不早而備物以永其祀者圖之不敢以不虔先生有知其亦慰而樂聞予之言耶。

入鄉賢祠府縣祭文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於聆韶見之者稱爲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於此也固足以見有

司之慎。鄉社既祀而今復祀於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入觀寶廟撰祭文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九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雜著

隍災對 二篇與探地肺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巳丑霜降前二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諸顛遂并焰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火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徙哀而掬落之果。

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徙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焉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過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

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於神以儆夫牧如公之借撻於伯禽耶卽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撻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於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於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於身也亦夥矣卽小不慊於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爲哉人爲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爲而勢與力不可奪於是不得不委之於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於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

徐文長文集 卷三十一
二
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爲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爲伯禽以牧爲世子以火爲撻以決其不肯自負之初心使得藉口於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於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於公之撻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徃徃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

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過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爲借撻以啓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於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過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於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

吏遠婦寃之可也。衆邇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猶不省，故罰至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於農也。而衆人蚩蚩，徒誘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尤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於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然，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爲也。非我不能爲也。彼亦不能爲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附記質墮災而予否之之語

曰：神不職與。帝罰極與。曰：不奪諸幽而災厥形。匪帝之刑。曰：神久而斃與。舍而作與。曰：斃斯作矣。故自火其廬而燔其軀，其來也孰主。其去也乃飄兮。若脫罟之魚，雖欲勿用，帝其許諸。曰：配已明與。敗厥政與。神

自禡以諍與。曰孰舍其田以耘人妻。諍其夫而燼厥廬。以焦厥身。曰神隍於土。舉非一與。越則二之。神不引而他宅與。曰神固二之。吏嘗一之。神固怒而殛之。豈昔不耻耦而令則厥夫不寄示馮於物。示夢於栖。可以告斯象。則何燔廬。何以災。曰吏有國營。民有家作。不戒於辰。鶉則燬爾室。其殆是與。曰國有大災。神且捍之。民而有災。神捍靡遺。鶉也耳。而神不能庇。令赭厥居。曰術者矜數。曇者怖劫。魯叟。鶉理以操決。拾乃數之翼。斯垂而劫之羽。斯鍛神茲所遭。匪輪伊劫。

意者曇破的而魯將示罰與。曰數兮劫兮。非理莫衷。彼曇者所云。謂冥爽之幽滯。災輪轉而未窮。非示災於昭昭。苦土木以代厥躬。由斯以推義與。首問者同。曰十億不一中。茫正鶉其何知。以子爲昇曷控厥弧。而告以厥機。曰鶉亦未我於子。姑徐之。

府隍神有二辨

凡府之有城隍。並一而吾紹獨二。一居卧龍山之顛。曰隋總管龐公珽。守越有功德於民。死而人祀之事。詳舊碑信矣。一居其麓者。不知其爲誰。或曰禱祀者。

處山北則陟顛爲便故顛有祠審爾則顛之祠似後
麓或曰有司以朔望謁神謂非便故麓始有祠審爾
則麓之祠又似後顛此祠則二而神猶一也或者又
曰 高皇帝有天下舉百神而新封之合主以享諸
隍王並仆而伏越獨否夜乃上夢曰臣珏守越近不
如呂珍願 陛下進珍而退臣事雖不行而民間譁
傳其說故麓祠者民自祠呂也或又曰當胡公大海
攻越神嘗現巨履以怖胡及 聖祖擬新封神之主
又植不仆將馳使斬神首道士夢神言令負以匿初
未信也再夢乃獨肩神履如飛至顛重不可步曰神
樂是也遂止茨以覆焉麓祠虛補以貌遂相推以呂
以呂嘗守越乃吠堯如錄其功亦宜祀也審爾則神
二而神亦二矣考諸紀及問故老之有識者咸云
高皇時未聞有聚主事卽欲斬不仆者誰敢匿且
高皇明聖寧有此及兩夢說盡不經若曰顛祠便山
北禱祀亦非民間所敢擅謂麓祠便有司謁者差近
耳然審爾則祠雖二而神又止一矣向知是府漢中
白公某者嫌兩神而汰其一立得疫舉挨葬是山之

西則神又似真有二耶其祠麓者果呂公珍耶或者
又曰世一神而百奉者多矣二而汰其一亦似非宜
然以予所考諸紀 高皇更始定諸隍位無姓名直
府爵比公曰顯佑公州比侯縣比伯其人詳祝文况
有兩民以人祠麓以呂則可也

祝僉事爲神於南昌

留備稗官

祝僉事名繼志與余同爲生於山陰縣學中而祝天
樂都人也天樂多山少文采而祝獨雅馴貌端朗面
白皙光采可鑒嘉靖壬子武進薛公應旂以提學副

使來校浙士第等伯余而祝亦居叔季間遂舉於鄉
明年癸丑成進士自刑部出僉江西按察事領道曰
南昌已而役表旣還道病欬血齋趺七日起謂其婦
曰吾病不可藥也然吾將有所之差勝此而見當有
立好爲之婦驚問所以俛不答旣而曰非久當自知
之越數夕其家人曰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響漸近
已而見一白馬神官下而入其堂馬高於窓戶上檻
解鞍鞍高亦幾及之神官南向坐而呼某令跪曰南
昌缺城隍有日矣帝須爾王急爾入好促之行某起

趨入取王紗帽若圓領帶以自着跪促主如神官言
舉家盡怖迷所以祝令婦取已朝衣冠將服之又令
汲新釀酒滿三盞列香爐於卓婦愈怖不辨神官則
促召某出縛杖之二十拶其手痛不可忍呼嗷噪突
入號迫婦乃辦某出覆神官云卽矣凡官所言動他
人都不聞見悉某迭爲之祝於是着冠服飲酒畢赴
廳事則群僚與衙人畢集矣觀者可數百人塞衙甬
某則持弓矢以射者三日隘爺路祝遂登座執笏以
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祝逝矣櫬停道中者兩旬時

時香縷出櫬中俄滿室香異甚後遇物輒發或起盤
筋飲食中及櫬入舟亦無不爾府學生諸君史者信
人也祝延教其子親見之故爲予道甚悉顧曰此道
中舊固多祟予曰祟不能如是其後予北上過薛公
以告公戲予曰吾固聞之然恨當時不使先子又不
及批其文曰似有神助也予亦戲之曰師且先俞生
矣相與掩口而笑諸又云祝家人被杖者昏卧數日
不醒視其臀與手並有痕青黑如染及醒語神官事
始得詳

俞尚未隸學公第文旣首我而領牒
赴省試則躡音俞故予舉以戲公也

壽中軍某侯帳詞

詞如蜀錦

恭惟某官名高勲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
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真人之運
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
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塹
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
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
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闔帥鷹揚賦質高懷

每在風廳猿臂呈竒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
道以書劍不敵萬人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
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足用
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
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
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弓冶之良所賴箕裘之繼
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聞去携矢以校優歸縮
綬而視事異人萍合會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
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政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

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蜃氣息滄溟之外。自襲狡狴之繡。繼提閩浙之戎。侍鈴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爲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拘文。待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長驅韓范。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劔霜寒。坐控華夷之鎮。禮羅旣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群策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

疑。每從其決。探丸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筋籌兵。一語靜風塵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弦。鼓滿霜霄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北跨松陵。南連定海。狡兎豈惟三窟。逋僮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鴈鶩以爲池。勞苦功高。裘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燭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遶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

樂作營中鼓吹雜饒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
列簾櫳光華似錦醪金致幣徧裨徵蕪語以稱觴染
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願續流燕石名茂龍
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鵠印爭看搖月之
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
以登樓誰言典淺借羊公而造峴應與山傳矍鑠漢
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
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
麗林花未着已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借
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鷓鴣杓

義塚募文

慨夫黃土似海豈皆寸金白骨如山曾無片板坐觀
蟻穿鳥啄之慘竟何民胞物與之仁白君受采者舊
嘗捨棺以埋是爲點痛而灸辟彼乘輿之濟不若徒
枉之成茲者城南有地幾及二頃而白君括諸其室
可得卅金用以倡率鄉人矢將共成義塚然必周以
墻壁翼以室廬使住守者可栖舐涎者無隙庶幾掩

藏無主之鬼。免彼狐狸。斯爲施恩不報之人。何心銜
結。兼亦爲王政之首務。又何妨義起於吾儕。但以槩
及。則泛而不能廣。募則嫌而招議。故夫今日勸施舉
事。止可及一鄉二邑之群公。迨他時掘墳穿泉。亦難
曰。四海九州皆兄弟。嗟乎。英雄豪俠之觀。慨然輕糶
菑百萬之輸。芻米僕賃之資。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
此義事而不舉。彼浪費而樂爲。孰重孰輕。必有能辨
之者。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奇諧雅趣

絳記何由爲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
愧。雕蟲小技之逞。文公所誚。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
試官。軋苗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聱牙。鞅鞅非真。空青
是假。難逃賈胡眼。雙鷄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
且瀉夜叉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
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
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母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
別調。

景賢祠上梁文

對入天巧

指水指樹以釣遊。尚云可祭於社。立德立言而垂世。豈止善蓋於鄉。論以公成禮緣義起。恭惟長沙先生道宗新建。力破陳編。獨立敢言。管城子有萬夫不當之勇。疾書妙契。指南針定千古未決之疑。真成皓首以窮經歷。七十九齡而未倦。藏在名山之副帙。累數百萬言而有餘。若其宦轍所臨。以及鄉閭之處。乃有舉天下非之。而在所不顧。一惟獨認其真。至於褐寬博。惴之而決。所不爲期於自反而縮。如湯沃雪。過則改之。點鐵成金。與其進也。以故由中及外。無間然矣。

儼青天白日之光明。自江以南。學者宗之。猶北斗泰山之景仰。有功絕綫。無忝縣車。寧非姑射之有至人。一凝神而物無疵癘。宜如畏壘之於桑子。卽不死而猶當祝尸。况蓋棺已越於十年。顧賢俎尚稽於一席。鄉祠斯舉。衆議僉同。乃有穎上郁君。撤已所居。慨然義倡。爰及陳胡二老成人之美。率以經營。猥被微疴。未緣謝榻。乃欣同志。先我着鞭。聚埴徵材。陳磬伐鼓。木未得於工師之喜事。已集於子來之趨。自鄉士大夫。以至三老子弟之樂於聞者。莫不捐所有以助成。

卽梓匠輪輿暨夫百工技藝之預斯役者皆知嗟此
舉之爲晚。雙檐鳥革。群楚龜趺。得孤僧禮大士以懺
悔之旁。卽諸子從先生而講貫之所。幽花一徑。并桂
蘭桃李而盡在公門。修竹四垣。列左右前後而無非
君子。自茲以後。從者如雲。事死如生。儼然立雪。音容
恍惚。思其笑。思其語。精神猶舊日之風生。廟貌瞻依。
見於羹。見於牆。危坐卽當年之泥塑。有如三年築室。
亦何妨端木之獨居。但無九曲環屏。豈頓減紫陽之
精舍。哲人卽逝。梁木雖傾。大匠如存。旃幪方始。試聆
珠貫。併入斤風。

拋梁東。舊是延陵半畝宮。杖履已乘黃鶴去。生徒猶
坐絳帷中。拋梁西。綠滿禪房萬竹齊。就裏數竿須
好護。先生親自自留題。拋梁南。翩然老守去湘潭。
向使挂冠如不早。註書那得細如蠶。拋梁北。小池
長洗箋餘墨。草色猶爲書帶青。墨痕肯減蛟蟠黑。
拋梁上。祠外階庭餘幾丈。殷勤打掃戒沙彌。莫遣隣
猪此中放。拋梁下。莫說鄉中大賢者。豺獺猶知祭
本原。虎猫尚得迎田蜡。

鮑府君醮科

讀步虛回輶二疏駢麗中另有
一段芳蕤流動

請稱法位

惟神之生生於越鄉惟神之死死於四明體有死生
神無存亡存亡既無神何可量如水行地豈專一方
胡越于明有享不享越有新祠城南之隍神出以入
兩龍是襄薦芳登糗俟神于堂神之來今其喜洋洋

散花初獻

伏以籲天祈嗣誠上感於玄穹夢日懷娠瑞竟徵於

華誕况賢哲之苗裔

神鮑叔牙之後

兼體貌之異竒長而狗

齊生惟正直秉恢弘慈惠之性負游畋任俠之資捐

鬪龍於海中射伏鹿於山石以茲豪宕不顯英威既

而鬻米以活萬人援兵而弭群盜却飛蝗於郊野護

渡蹕於風濤歷生寄死歸之年皆捍患禦災之績民

到于今受賜功從振古無前今醮主某深荷洪庥預

蒙陰騭敬以歲辰之吉謹陳醮禮之筵拭目神威志

心妙道猥奉蘋蘩之薦仰干侍從之欽法衆虔誠謹

伸奉請

亞獻

伏以蕙肴蘭藉。愧無楚薦之芳芬。吉日良時。聊望神君之康樂。既俯從乎衆請。遂少憩於人間。瞻佇鸞旌。攀援龍馭。冲虛廣莫。浩浩乎杳無得於見聞。畏敬奉承。洋洋乎儼如在其左右。伏願神嗜飲食。福介式幾。鑒黍稷之非馨。取蘋蘩之昭信。尊罍在手。再挹流黃。祝史陳辭。永熙純嘏。虔誠稽首。亞獻禮行。

步虛宣疏

伏以爲喜爲嗔。視更顏之師覲。既醉既飽。馮載起之皇尸。雖塵供不可以久留。惟神慈無嫌於援止。蓬門荒落。敢比蔡經之家。麟脯芳香。暫待麻姑之會。幽明相隔。投轄何緣。光景易流。揮戈無術。是惟三爵之禮。匪爲過多。雖使百拜之勞。不敢言倦。願龍驤之止轡。敬鵠立以遮鞍。法衆皈依。酒陳終獻。

回輦焚燎

伏以靈通遍滿。本無來去之蹤。祀禮節文。謂有將迎之數。俯垂臨鑒。過爾夷猶。顧塵景之莫留。歸太虛而超舉。蟾光一縷。遠隨笙鶴之音。法供肆筵。未冷香燈。

之。施薦遺福祉。永祐人天。稽首拜辭。謹當奉送。

友琴生說 理趣清妙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巴。卽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曩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中客起。喝之。愈留。此與伯牙氏之琴

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况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絃。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一吾說

彷彿蒙莊

某君名萬應字子一者令其兄某問別字於予予應之曰是子之季也予不知其人審其字與名若志於道者也曰吾弟也少知讀近世爲生者書道則未也志則志於斯而已矣予曰志於斯可進於斯矣進於斯求之於字與名而有餘矣又焉用別而字之也某曰雖然願先生少有以命也曰唯唯吾少而喜漁觀漁於鳥鶩焉鷓焉鷗焉紛紛焉擾擾焉而未見其飽也壯而觀漁於十頃之沼筌者焉罾者焉鈎而

緝者焉紛紛焉擾擾焉所逸者多而獲者少也老而觀漁於海之鳥鳥非鶩等也人非筌等也見一師焉操百斛之罟左得其綱之希而右捽焉已不失其目之密矣其放也若鳥之舒翼其歛也若鳥獲舉千鈞之石不崇朝而自江之南與海之北皆厭其腊此之謂以萬而得於一子之季也不別字則已苟別之則莫過一吾之一故別字之曰一吾

讀龍惕書詞理調鬯自然玄箸

甚矣道之難言也昧其本體而後憂道者指其爲自

然其後自然者之不能無弊也。而先生復救之以龍之惕。夫先生謂龍之惕也。卽乾之健也。天之命也。人心之惺然而覺。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者也。非有思慮以啓之。非有作爲以助之。則亦莫非自然也。而又何以惕爲言哉。今夫目之能視自然也。視而至於察秋毫之末亦自然也。耳之能聽自然也。聽而至於聞焦螟之響亦自然也。手之持而足之行自然也。其持其行而至於攀援趨走之極亦自然也。心之善應自然也。應而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

於是亦自然也。然而有病於耳目手足者矣。或爲翳甚。或爲盲也。或爲塞甚。或爲聾也。或爲不調甚。或爲痿痺也。始而懼是患也。旣以壞其聰明運動之神而漸不可救。其患之成而積之久也。則遂忘其聰明運動之用。而若素所本無。於是向也以視爲目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視爲目之自然。向也以聽爲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聽爲耳之自然。向也以持行爲手足之自然。而今也以不持不行爲手足之自然。夫聰明運動耳目手足之本體自然也。盲聾痿痺非自然也。而

卒以此為自然者。則病之久而忘之極也。夫耳目手足以盲聾痿痺為苦。而以聰明運動為安。舉天下之人習其聰明運動之為自然。而盲聾痿痺之非自然。至於其病之久而忘之極。猶且以苦者為安。非自然者為自然矣。而況於人之心。其在胎妊之時。已漸有熏染之習。馴至知覺之後。又不勝感物之遷。小體著於嗜好。而無有窮已。人已奪於利害。而未嘗知足。播遷流浪。百孔千瘡。其在今日。亦猶既壞之耳目手足。舉天下不見其有聰明運動之神。特有翳與盲聾與

塞不調與痿痺。甚不甚之異耳。而况一念流轉。善惡易形。兩可相凌。物體無定。如象之蓋舜入宮。又忽然慍愧。閒居之小人。始而為不善。繼而愧。既而又作偽。以著其善。又如取予死生。有傷廉傷惠傷勇之病。而兩立於可與不可之間。此皆倏忽變遷。如環之無端。而思慮所不及。影響疑似。如路之交錯。而從違無可據。故蓋舜入宮。自然也。慍愧亦自然也。閒居為不善。自然也。繼而愧。自然也。既而又作偽。以著其善。亦自然也。取與死生。可亦自然也。不可亦自然也。而忘其

病者孰知其病。又孰知其不病哉。夫象與閒居之小人。猶可言也。何者。入宮之與。忸怩爲不善之與。爲君子而欲掩其善惡之念。雖若互發無端。而景界頓別。迷覺易知。至於可與不可之間。幽閒微細。而罅縫難尋。念之善惡。無甚相形。心所便安。易於沈溺。况於未泯之良時。亦弋獲訟過之念。似障天真。於是以見起者。爲本來踰距者。爲帝則。因真恕妄。所遺實多。將清淨者。喜其無情。圓活者。忘其詭隨。遂非者。假口灑脫。而放肆者。遂至於無忌憚。苟無窮詰辯難。又將孰是。

說以蓋藏其過。文飾其姦矣。故盲與明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見焉。而以黑爲白。白爲黑。自以爲明者。難稽也。聰與聾對。猶可辨也。惟少有聞焉。而以喁爲于。于爲喁。自以爲聰者。難稽也。痿痺者。與平和者對。猶可辨也。惟少能持行者。而并以不能者。爲能。難稽也。憂道者。以自然之足以救支離。而不知冒自然者之至於此也。然則自然者。非乎。曰。吾所謂心之善應。其極至於毫釐。纖悉之不踰矩。造次顛沛之必於是。本自然也。然而自然之體。不容說者也。說之無益於工夫。

也。既病之人心。所急在於工夫也。苟不容於無說。則說之不可徒以自然道也。惕之與自然。非有二也。自然惕也。惕亦自然也。然所要在惕。而不在於自然也。猶指目而曰自然明可也。苟不言明而徒曰自然。則自然固虛位也。其流之弊。鮮不以盲與翳者冒之矣。而今之議先生者。得無曰。惕者循業發現。如論水及波。終非全體。隨時執捉。如握珠走盤。反窒圓機。亦或未諒先生之本旨矣乎。夫見赤子入井而怵惕。此惕也。謂之循業發現也。未見赤子之先。與既見赤子之

後。或寂然而靜。或紛然而動。而吾之常明常覺常惺惺者。無有起滅。亦不可不謂之惕也。亦不可不謂之循業發現也。業無際。發現無際。惕亦無際。又何別有全體之可云哉。至於以惕爲執捉。則是有所恐懼。不得其正。少從事於口語者。類能避之。先生應不如是之麤也。蓋先生嘗教人曰。使窮世皆水。指何爲水。纔有陸地。水始可名。中庸言戒懼。唯聖人常戒常懼。無有畔岸。故不見其戒懼。衆人惟有放逸而戒懼始形。然則戒懼者。固天命之性。工夫本體。何嘗有二。此可

以見先生之所謂惕矣。雖然人在暗室不能見物。苟得日光還見秋毫。不幸盲瞽日亦不見。及復眼光仍仰圓鬼則知光有得失。見體無爲。惟耳手足莫不皆爾。故人心既失其顛倒悖逆甚於耳目手足之病。而惕體依然。苟調停劑量則易於盲聾痿痺之醫。呼谷應聲立竿見影。言說何益。冷煖自知。渭小子感先生之憂道識先生之苦心。雖志氣不前而盤跚思振。非以多言敷衍期於畢露瘡癥。伏覽茲文。悵焉援筆。旣請正於函丈。將遍質於同襟。

書古本參同誤識

考核詳慎

此本爲姑蘇雲巖道人杜一誠

字通復

者當正德丁丑

八月所正而序之者也。分四言者爲魏之經五言者爲徐之註賦。亂辭及歌爲三相類。爲淳于之補遺。並謂已精思所得也。而不知欲分四言五言者各爲類。乃俞琰之意也。一誠其殆善繼俞志者乎。渭細玩之如此。分合乃大乖文理。俞琰蓋幸而徒興是念耳。使果爲之。其罪不在杜之下矣。成都楊慎爲之別序。此書乃云近晤洪雅楊印嶽憲副雲南方有掘地得石

函古文參同者正如杜所編者借錄未幾乃有吳人刻本而自序妄云精思所得夫慎之序既如此而一誠有別序則又云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其從父號五存者跋其書又云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觀此則慎之所聞於楊憲副者乃他人竊得於一誠而托以石函者也慎不玩其理乃輕信而訾一誠反以一誠為竊盜夫一誠之可訾乃特在妄編耳豈竊盜於石函者哉乃若謂一誠之盜竊直謂其盜竊琰之意而以為出己意則可也一誠失於信人慎失於信古務

博而不理述書多至八十種誠如此類豈可盡信哉又有稱王圍山人者序此書有云故人自會稽來貽善本遂捐俸以刻則王圍當是一官人而刻此者也慎都不檢點以為杜一誠既云精思自得又云友人自會稽來貽善本謂一誠自露其情掩耳盜鈴如此則慎將謂一誠即王圍矣疎一至此耶 此書王圍

山人序一 嘉靖癸巳秋七月不著姓名 參同契跋一 號五存不著姓名跋

中稱仲子其必一誠之仲父也 杜自序一 又別序一 楊慎序

一 愚揣諸序之跡王圍之刻 以人竊得杜本而托以石函 楊

慎之序列刻則杜本始出矣而他人復刻之者

黃圍序嘉靖癸巳秋作中有故人

自會稽來貽善本而

五序跋正德己卯二月作中有仲子敬心頌讀有

得經註一正書未出而為人竊去冒托他姓以覓利

反謗其偽作之語敬心杜幼時字也以其稱字故知

為仲父杜一誠自序序後列凡例云一經文三篇為一冊箋註三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篇類二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篇類二篇為一冊

類二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篇類二篇為一冊一經文箋註三篇類二篇為一冊

一經多四言間有散文註雖五言或有四言句一三

相類文體無待更訂而經註節次或有差錯以待後賢

竊弄神器以招天譴則非僕所敢望也之語

楊慎序嘉靖丙午仲冬作中有會楊憲副說

書也可知矣

井田解 疏美

自禹治水後九州諸大水不大泛溢決徙者蓋田以

井故也田井間之水自遂而溝而洫而澮溝廣深各

四尺洫廣深各倍之蓋取其細流以澤田而水勢之

分千條萬派如髮之析而約於梳齒無臃臏不通之

患廢井田而為阡陌則凡向所析之細流盡併而為

陸矣猶髮之舊析於梳齒者今還束而髻之其勢併

其力自悍安得不決且徙又當其始溝洫而澮也田

上之由行自徑而畛而塗而道徑可走牛馬畛容大
車塗容乘車一道容乘車二而四方輦輸並得直抵
畿輔井廢而陸以田則由行車輦未免避田避田則
四方道里始不勝其紆曲倍日月費旅給故井田廢
不特妨水且妨陸矧日無以限戎馬耶

徐文長文集卷之三十

終

